



世界文学经典导读

大海的胸怀

雨果和他的世界

文坛上的拿破仑

巴尔扎克和《人间喜剧》

海南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海的胸怀

——雨果和他的世界

谢伟民 晏子萍

海南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法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雨果都是一个光荣的名字。本书详尽介绍了这位浪漫主义文学大师所走过的生活道路，阐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艺术理论。评介了他的代表性的小说、戏剧、诗歌作品，帮助广大读者了解雨果本人及其作品，同时也通过他了解当时的法兰西文学。

引子

1870年9月5日下午一点左右，布鲁塞尔火车站售票处门庭冷落，旅客稀少。几位售票员正在山呼海吹，闲聊这一年欧洲发生的不平常事件：普鲁士首相俾斯麦野心勃勃，西班牙王位的空缺更使他虎视眈眈；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也早已觊觎着那个位置。各国政客们的领土野心和权力扩张欲终于只能通过军事较量来解决。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8月2日，战事爆发，法军节节败退；9月1日，法军在色当大败，拿破仑第三被俘，麦克马洪元帅率8.3万名法国士兵向普军投降；同月4日，愤怒的法国人民走上街头，巴黎爆发革命，当天帝国倾覆，共和国宣告成立。法国的爱国主义热潮是否会蔓延到比利时境内呢？售票员们热烈地争论起来。

“请给我一张到巴黎的车票。”

窗口突然传来一个激动而颤抖的声音。

众售票员寻声抬起头来，看见窗口出现了一个老人的面庞。只见他年近古稀，白发飘逸，一顶软毡帽直拉到前额，眼

中露出热切而焦渴的神情。

这就是维克多·雨果，举世著名的法国文学家、诗人和人道主义思想斗士。截至此时，他已度过了 19 年的颠沛流离的政治流亡生涯。1 年前，他曾蔑视拿破仑三世的恩赦而拒绝回国；如今，帝国大厦已经倒塌，法兰西共和国已经成立，但祖国正处在危急的时刻，是他返回祖国，去为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国人民作战的时候了。

当晚 9 时 35 分，雨果搭乘的直达火车抵达巴黎。巴黎火车站内外人声鼎沸，万头攒动，车站大楼的阳台下面响起了欣喜若狂的欢呼声，人们高呼着：“维克多·雨果万岁！”

雨果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登上阳台，向人民发表了演说。

“语言已无法表达宽宏大度的巴黎人民给予我的这种使我感到如此激动而无以言喻的接待。公民们，我以前说过，我将在重建共和国之日返回祖国。瞧，现在我回来了……我将履行自己的天职！……同胞们，要捍卫巴黎，保护巴黎。……你们知道巴黎为什么是文明的城市吗？因为它是革命的城市……能够由于野蛮的侵犯而让这个伟大的城市受凌辱破坏、被奴役占领吗？不能，绝对不能！永远，永远，永远不可能！”

“不能，不能，永远不能！”人群中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在巴黎城的上空久久回荡。

从火车北站到不远处雨果下榻的住宅，轿式马车在人群簇拥之中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雨果连续四次向人们发表了演说。

“仅仅这一个小时，就足以抵偿我 20 年的流亡生活了。”雨果感慨地对身边的同伴们说道。

目 录

大海的胸怀

- | | |
|----|-----------|
| 1 | 引子 |
| 1 | 如梦的童年 |
| 1 | 不速之客 |
| 3 | 雨果的父母 |
| 5 | 庭院中的乐趣 |
| 7 | “小大人” |
| 9 | 教父拉奥里 |
| 12 | 时代的歌手 |
| 12 | 勤奋的模仿者 |
| 15 | 嫉妒的恋人 |
| 18 | 初露锋芒 |
| 21 | 《〈克伦威尔〉序》 |
| 23 | 《死囚末日记》 |

28	《欧那尼》之战
30	《巴黎圣母院》
37	为共和国而战
37	“明天属于人民”
39	纷落的秋叶
42	进入法兰西学士院
45	站在人民一边
48	活着就是斗争
50	被迫流亡国外
52	流亡者的生活
56	大笔如椽
56	《悲惨世界》(上)
59	《悲惨世界》(中)
65	《悲惨世界》(下)
71	人生的艺术和艺术的人生
73	《海上劳工》
76	“我笑，这意思是我在哭”
80	永远辉煌
80	重返巴黎
85	家门为公社社员敞开
89	《九三年》(上)
94	《九三年》(下)
97	活到老，战斗到老
100	日月同光

如梦的童年

不速之客

1802年2月26日，法国东部贝藏松市的一座古老的住宅里，传出了一个婴儿的啼哭声。下莱茵第八营指挥官莱奥波德-西吉斯贝尔·雨果少校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少校的上司，也是少校一家的朋友维克多·拉奥里将军是这个孩子的教父，教母是贝藏松要塞司令夫人玛丽·德塞里埃，为了分别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孩子被取名为维克多-玛丽·雨果。

少校夫妇本来盼望着一个女儿，他们早已给她取好了名字：维克多丽娜。但来到人间的却是一个瘦小的男孩子。肩宽体健的父亲有些失望，但看了看身边的两个小男孩：四岁的阿贝尔和两岁的欧仁，他又不禁有些得意起来——都是带兵打仗的料！母亲索菲来不及想到失望了，看到婴儿孱弱细瘦的身体，一种强大的母爱驱使着她挣扎着爬起来，将婴儿小心翼翼

地抱在自己的怀里。现在她的最大希望，是让孩子健康地活下来。不管是“维克多”，还是“维克多丽娜”，好在都是“胜利”之意，索菲暗暗祝祷，愿教父的名字能给这个孩子带来祥和与成功。

索菲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她是一个共和国军官的眷属，常年跟随着雨果少校东奔西走，这个瘦弱的婴儿能承受得了么？

6个星期过去了。孩子竟一天天结实地成长起来。当索菲携带着裹在襁褓中的小维克多，随少校率领的第八营从贝藏松转移到马赛时，小男孩居然平安无事。

女人总是为别人操心，永远担忧着身边身外的事情。看到孩子时时露出的健康的笑容，她又为丈夫西吉斯贝尔的升迁问题牵肠挂肚起来。

西吉斯贝尔在16岁时就投身军界了。那时正值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他为了保卫国民议会，保卫雅各宾共和国，转战南北，不惜流血流汗。由于他英勇善战，屡立战功，3年后被提升为莱茵部队的一名上尉。1793年，上级派他前往旺岱镇压反革命叛乱，同年被任命为下莱茵第8营营长。政事变幻，波拿巴成为首席执政了。军人的天职是服从，他驰骋疆场，为军人的荣誉而战。但他的功绩并没有得到上面应有的评价，他的心情变得抑郁沉重起来。小雨果的出生给了他些许慰藉，不过，日子一久，他脸上的愁云又堆积起来。

看到丈夫一天天消瘦下去，索菲下决心去一趟巴黎，为丈夫助一臂之力。于是，她把三个孩子都留在了军营里，自己单身赴程了。

索菲走了好几个月，西吉斯贝尔的营队已从马赛调到厄尔

巴岛，但巴黎方面仍然没有好消息传来。终于，索菲从巴黎回来了，带着一脸的倦怠和失望。她一无所获。原来，西吉斯贝尔的上司和庇护人，莱茵军团的指挥官莫罗得罪了波拿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的属下自然也就只好受到冷遇了。

为丈夫谋职不成，索菲便把精力倾注到了三个孩子身上。军队的生活是飘忽不定的，索菲带着孩子们随军队不断迁徙。他们先去科西嘉，再转往波托费拉约和巴斯蒂亚。小雨果两岁那年，母亲索菲带着他和他的两个哥哥，迁居巴黎。其后几年间，一直不断地在巴黎和丈夫的营防驻地之间穿梭往来。因此，小雨果对地中海群岛的风光是熟悉的。他随母亲到过意大利的热那亚和罗马，也去过西班牙的马德里。那奇妙的异地风情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雨果的父母

雨果的母亲索菲带孩子迁居巴黎，其主要理由是动荡的军旅生涯有碍孩子们的健康，但更重要的原因她并没有宣诸于口。她和丈夫西吉斯贝尔的感情不合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索菲和西吉斯贝尔的婚姻是两个不同政见者的浪漫的结合。

索菲是一个船主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一个保皇党人，天主教徒。由于父母早逝，她是在姑母身边长大的。姑母也是保皇派分子、伏尔泰信徒。她把自己的思想，同时也将自己的刚毅性格传授给了侄女索菲。

1796年的一个夏日，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的索菲接到通知，雅各宾士兵正在附近丛林中搜索保皇的朱安党人，要她

去对付一下那些士兵，将他们的视线转移开去。于是，那天中午时分，正率队执行任务的蓝军上尉雨果看见前方出现了一个英姿飒爽的布列塔尼姑娘，她骑着马儿悠悠荡过来。雨果上尉的眼前为之一亮。“她的体格堪称健美，容光焕发，艳丽夺目，咄咄逼人的顾盼招人喜欢。在她那轻盈的步态、从容的举止中，蕴藏着一种和谐、优雅而又富于田园气息的神韵……”上尉和他的士兵顺从地跟着她来到村庄。

共和国的军官和保皇派的女儿就这样相识了。他们彼此相互欣赏。雨果上尉喜欢姑娘新鲜迷人的容貌和刚毅大胆的性格，而索菲则欣赏对方强健的男子体魄和英雄气概。在他们结识一年多以后，1797年11月15日，索菲来到巴黎，同雨果上尉办了结婚手续。

雨果上尉出身于一个木工家庭。他受教于南锡牧师会的神父门下，懂拉丁文、数学，也会写情诗歌谣和长篇小说。少年参军使他来不及继承父亲的木匠衣钵，但最后却成了一个将军。在他升任上尉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擢升，直到当他转战南欧各国时，在那不勒斯王国俘获了当地的起义农民领袖，这才重新官运亨通，被提升为科西嘉皇家军团上校。约瑟夫·波拿马还委任他为亚维利诺省的总督；后来又晋升为将军。

新婚蜜月的生活是令人心醉的。他们很快就有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孩子。不过，日复一日单调的生活和时时的四目相对，仿佛将时间无限地拉长了，但同时也将双方因婚姻结合而消弭的距离重新拉开了。渐渐地，索菲对丈夫那无休无止的情欲开始厌倦起来。烦琐的家庭生活最能毁灭一切。它能把新鲜思想和甜蜜的爱情变得枯涩和乏味，它也能侵蚀人的神经和意志。浪漫的情调和激动的情感早就被岁月冲淡了，而不同的

政治观点和信仰开始产生毒化夫妻感情和家庭气氛的作用。

他们经常进行辩论。索菲强烈谴责战争，她忘不了姑娘时代所见到的战争的恐怖情景；习惯于童年宁静温馨的乡村生活的她热诚地向往和平和真正的自由。西吉斯贝尔则总是热烈地为自己的使命而辩护。索菲受不了她所厌恶的军旅生活，她终于带着孩子移居巴黎。独身的军官又回复了原来的本性，西吉斯贝尔的身边总是伴随着一个美丽的科西嘉姑娘。而索菲也同丈夫的上司拉奥里将军成了亲密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

庭院中的乐趣

索菲同丈夫分居后，她带着三个孩子在巴黎找到一座古旧的楼房租下，并定居下来。这座楼房坐落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它原是斐扬底纳修道院的旧址，后来成了私人的资产。楼房四周为茂密的灌木丛林所环绕，在这灌木丛中，活跃着无数的小生命，蕴藏着无限的生机，它也为童年雨果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雨果后来曾在他的小说中描述过这个花园式的灌木林：

一棵棵大树弯垂，一丛丛灌木昂伸。杂蔓攀爬，乱枝纷披；遍地丛生的植物和悬空盛开的繁花相迎交织……这座花园已不像个花园了，似乎变成了一片庞大的灌木丛，像树林般密不透风，像闹市般人烟稠密，像鸟巢般惟恐惊扰，像教堂般幽暗肃穆，像鲜花般馥郁芳香，像陵园般孤寂僻静，又像一个群体充满生机……

那时阿贝尔已经上了中学，雨果跟着他的二哥欧仁在一所私人学校学习。课余时间，他们便跑进丛林中捉迷藏，做游戏；或者在地上一蹲就是几个小时，观察蚂蚁搬家、打仗，要不就是自个同昆虫开起战来。玩时自然兴奋得要命，但事后付出的代价也不轻。雨果身上常常披红挂彩：不是头上撞起个拳头大的包，就是身上被蚊虫咬起一片片的红；要不就是从树上溜下来时擦破了皮，或者被荆棘挂破了衣衫。每次回到家中，哥俩总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不过还好，母亲并没有过多地埋怨他们，更没有受到体罚。

因此，雨果身上留下的那些一直保留终身的疤痕，都是调皮的童年生活刻下的印记。他的手指上有一处伤痕，那是他抚弄小狗时，那只不知好歹的小宠物给他的永久纪念。他的膝盖上也有一处疤痕，那是他和同学游戏时受伤的产物。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额上的小疤。不过，这并不是在巴黎住宅的花园中留下的，那是他小小年纪随军生涯的永恒纪念。那次，母亲带着他们哥仨随军队迁移，前往父亲的驻防地途中，他们在西班牙的萨达拉斯露宿了一晚。孩子们一到晚上就格外兴奋，更何况还让他们露天住宿。他们在碎瓦残壁中捉起迷藏来。雨果年龄最小，但却很机灵。他在石堆中爬上爬下，哥哥们老是抓不着他；他高兴得忘乎所以，情急中跳上了一块不稳的石头，结果连人带石滚了下来，失去知觉。待他被哥哥们抱回家里时，已经满头是血。母亲着急得要死，赶忙找来外科军医。幸好第二天伤口就愈合了，但那条小疤痕却留了下来。

母亲随军的生活以及她同丈夫分居后移住巴黎的日子并不是畅心如意的，但小雨果似乎却并没有这种童年不幸的阴影。

庭院的时光，动荡的生活，似乎只是为孩子好奇爱玩的天性增加了更多的乐趣，让他接触到更广大的世界。童年的一切，在雨果的脑海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同时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小大人”

雨果四岁多就开始挟着书包尾随着哥哥上学了。他学过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课程，8岁时就能流利地阅读和翻译贺拉斯的文章。他和欧仁还在马德里的学校读过书。12岁时，他进了巴黎圣玛格丽特街的戈蒂埃和德高特寄宿学校学习哲学和数学。

他喜爱学习，嗜好读书，经常捧起一本书好几个小时舍不得放下。他对文学尤其感兴趣：十二三岁时，他就尝试着写下了成千上万行诗，还写了一部喜歌剧、一部散文剧、一部史诗和一部五幕诗体悲剧的剧情梗概。他勤奋好学，经常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雨果12岁时，他的母亲和父亲正式分居了。两人的矛盾终于走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他们两人本来性格就不相融洽，政治信仰各异；而且彼此感情早已疏远淡漠，各自有了自己的情人。索非不能容忍另一个女人趁她不在时取代她的位置，而雨果将军亦无法忍受自己的女人接受另一个男人——尤其这个男人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约瑟夫国王曾几度从中调解斡旋，但终于不能阻止他们之间关系的恶性发展。

1814年9月，雨果将军亲自去巴黎，利用做父亲的权利把两个小儿子送到科第埃和德科特的寄宿中学。这所学校坐落在“黑暗阴森的圣玛格丽达大街的僻静小巷，紧夹在修道院监狱

和德拉古市场的高墙之间”。为了不让孩子受到他们的母亲的影响，他委托他的姐姐照管欧仁和维克多。但孩子们是不会忘记母亲的。他们痛恨姑母，指责父亲。家庭的不幸使维克多过早地结束了童年的生活。他后来在一首诗中写道：

父亲让我受的是什么样的罪！
童年突然结束了……我召唤过去，
回答我的只是一片静寂。
为了摆脱我的痛苦我无路可走，
只有梦想，跑进森林和相信奇迹……

母亲对维克多·雨果的影响是巨大的，母子分离的生活也无法抹掉母亲的身影。维克多生活十分简朴，这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良好习惯。他经常自己打扫楼梯，整理房间。每天早上，他夹着书本走出住宅，到街对角的小店铺里买几个子儿的牛排，然后一边吃着，一边去上学。他将这种简朴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但母亲对儿子的更大影响却是政治上的。青年时代的雨果是一个保皇主义者，这与他母亲的政治倾向相接近。

不少文学家都有早熟早恋的倾向，这或许与他们天生异质，感情格外丰富复杂有关。但这也可能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不过常人没有胆量和机会宣诸于文字，而文学艺术家们更富胆识和激情罢了。不过，对维克多来说，多少有些遗传的因素。他那几乎保持终生的旺盛的情欲似乎得益于他的父亲。据雨果后来在自己的诗中回忆，他在8岁时就曾爱上了一个16岁的姑娘，那是蒙代·欧莫索伯爵的女儿，约瑟夫国王的情妇——荷比达。9岁时，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哥哥去探视父亲，

在巴伊沃纳等待运输队的那一个月里，他又被房东太太的 10 岁女儿弄得心醉神迷。那小女孩给他念故事，但他却心不在焉，总是盯着女孩的脸庞，被她的呼吸弄得耳红心跳。

雨果后来谈起与那个房东小女孩的往事时，将它称作心的第一声，爱的晨鸡初唱。他说，每个人在他已往的生命里都能寻出这样的孩童恋爱，这种恋爱之于成年的爱就等于曙光之于太阳。33 年后，当他故地重游时，他特地去拜访了那曾给了他美好回忆的宅园。门庭依旧，但昔日桃花却已不见芳踪。

教父拉奥里

在巴黎居住的日子里，有一天，母亲突然领进来一个陌生人。他已过中年，身材高大，两眼炯炯有神。母亲告诉维克多，这就是他的教父拉奥里。

拉奥里从此就在他家里住了下来。当然，他并没有住在小楼里，而住在花园深处的一个小祈祷堂里。拉奥里时常跟维克多兄弟一起玩游戏，并帮助他们复习功课。他给小兄弟们念维吉尔的长诗，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他博学多才，知识渊博，维克多完全被他迷住了。

维克多不仅从教父那里了解历史、战争和远古时代的传说，更重要的是关于“自由”的观念和对法国当政者“谋权篡位的波拿巴”的仇恨。

维克多很久以后才知道，居住在他家里的教父，原来是被警察局通缉的政治流亡犯。几年前，他因参与反对拿破仑的密谋活动而被判处死刑。多年来，他一直东躲西藏，现在，住在情人索非的住宅里，他才感到些许的慰藉并领略到家庭的温

暖。

有一天，拉奥里兴高采烈地回到家中，一下子就将小维克多抱起来，高高地抛到空中。他兴奋地告诉雨果的母亲，流亡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他偷偷去见过法国警察总监沙瓦利，后者亲口对他说，不用再避难了，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皇帝早已消了怒气；并且，拿破仑此时已征服了大半个欧洲，达到事业和声名的顶峰，眼前正忙着筹备与奥地利公主的婚礼，他理当赦免过去的政敌。

那天晚餐格外丰盛，教父和母亲都非常高兴。拉奥里在席间给孩子们讲起了笑话。这时，门铃叩响了。几个穿便衣的人走了进来。

为首的彬彬有礼地问道：“您是拉奥里将军么？”

教父一脸愕然，默默地点了点头。

“对不起，将军阁下。”那人说道，“奉皇帝陛下的命令，您被捕了。”

那次事件以后，母亲沉默了很多。她出门的时候也变得异乎寻常地多了起来。原来，她在同朋友们秘密商量营救拉奥里出狱的事情。

拉奥里在狱中与反对拿破仑的军官们取得了联系。他们用谎言骗过了典狱长，声称拿破仑已死，将拉奥里放了出来。但很快事情败露，肇事者全都被抓了起来。

索菲四处奔波，打探消息。她来到朋友富谢的公寓，审讯造反军官的军事法庭就设在那座大楼的会议大厅里。据说法庭主席要求谋反者说出他们的同谋时，其中一人回答说：“是整个法兰西，先生。如果我们成功了，你们也是……”索菲听说后非常激动，她连连重复着说：“对，对，说得好！是整个